

鲁迅的诗歌创作浅探

林 伟



摘 要:鲁迅先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除了旧体诗,还有开风气之先的新诗。本文旨在全面地探讨鲁迅先生的诗歌创作成就,就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所受的文化传统影响、诗歌的创作成就及影响、诗歌理论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粗浅的探讨。鲁迅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越文化的熏陶,为他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旧体诗创作具有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情趣,创造性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受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龚自珍等人的影响,艺术上具有意蕴丰富、风格沉郁顿挫、构思雄奇独特等特点,也有典出僻冷、令人索解为难的地方。他的新诗在新文化运动中具首创之功,言之有物,寄寓深刻,又冷隽尖刻,幽默泼辣。

关键词:鲁迅;旧体诗;新诗

On Lu Xun's Poetic Creation

LIN Wei

Abstract: Lu Xun has written many popular poems, in addition to the old style poems, there are also new poems that pioneered the trend.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discuss Lu Xun's poetry achievements, an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superficial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traditions on his poetry creation, his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s in poetry, and poetry theory. Lu Xun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ince childhoo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poetry creation. His old style poetry creation has the taste of a traditional literati doctor, creatively inheriting the fine tradi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in China, influenced by Qu Yuan, Li Bai, Li He, Li Shangyin, Gong Zizhen and other people, and the ar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ch meaning, the depressed style of pause and Transition, the magnificent and unique conception and so on, and there are also secluded and difficult places. His new poems are Pioneering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y are substantive, profound, cold, and humorous.

Keywords: Lu Xun; classical poetry; new poetry

鲁迅先生作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其小说、杂文和伟大的思想都已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丰碑。而他“偶尔玩玩”而创作的诗歌,无论是旧体诗,还是新诗,也都如星辰在河汉熠熠发光,值得我们吟咏、咀嚼和探讨。鲁迅的诗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受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龚自珍等人影响,具有意蕴丰富、风格沉郁顿挫、寄托遥深、构思雄奇独特、峭拔深远、凝练等特点,当然也有典出僻冷、令人索解为难的地方。本文尝试对鲁迅的诗歌创作进行粗浅的探讨,兼及鲁迅关于诗歌创作方面的见解。

1. 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底,为鲁迅的旧体诗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鲁迅生于1881年,那时的科举考试制度还未废除。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仍是读书人的正道。特别是对于当时正在任京官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来说,希望长孙鲁迅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振兴家业,正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鲁迅于1887年入本宅私塾学习,12岁又入三味书屋,开始了严格的旧学学习。

对于当时的私塾学习生活的严厉、枯燥,鲁迅在《朝花夕拾》的文章中进行了回忆。除了私塾,父亲对他的教育的严厉也使他终生难忘。比如有一次,年幼的鲁迅要到期待已久的绍兴东关去看五猖会,正笑着跳着催促家人快点搬完东西,好赶快去看会,父亲却令他在背完《鉴略》中的二三十行书后,才让他去逛会。这种严格的、剥夺儿童快乐身心的私塾学习和家庭教育,使鲁迅在幼年即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到了三味书屋时期,他读完了《鉴略》和《十三经注疏》中的十一经。《楚辞》《文选》《诗韵释音》《唐宋诗醇》《二十四孝图》《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书,他也认真攻读过,还看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诸多旧小说。戊戌年(1898)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所购阅的书还有《世说新语》《壶天录》《淞隐漫录》《阅微草堂笔记》《徐霞客游记》《唐人全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汉魏丛书》《渔洋精华录》《池北偶谈》《曲园墨戏》《李长吉昌谷集》等。其中《诗韵释音》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从北京寄回,要求鲁迅的父亲指导儿子学习的。后来周福清在杭州狱中寄回的《唐宋诗醇》中,夹有一张“示樟寿诸孙”的字条,指示:“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这种学做旧诗门径虽不比别人高明,但对鲁迅后来的旧体诗的学习和写作是大有裨益的。

即使在维新派、洋务派举办的江南水师学堂、矿路学堂,鲁迅也不得不与旧学打交道。而在东京时期,鲁迅又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说文解字》,使他的旧学境界更上一层楼。

越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而又有特色的文化的一部分,对鲁迅产生了影响,使他的诗歌创作既能发扬传统的诗歌主题和意象,又能张扬个性。与在童年、少年时期的近乎被动接触不同的是,鲁迅自青年时期对越文化是主动接触、辩证接受的,他对越

文化传统的强烈的、主动的认同感,使他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越文化传统的熏陶,越文化成为鲁迅精神的基础之一。作为鲁迅出生地的绍兴,地域上属越文化的中心区,自古人杰地灵。绍兴在浙江省内,河网密布,使得生长于斯的人民“陆事寡而水事众”,在水中谋生的风险,养成了越人具有冒险精神和慷慨的气节。“智者乐水”,河网密布的乡土特色,又赋予越人机敏的性格,文化上重视独立个性的倾向又十分明显。自幼在绍兴长大的鲁迅,正继承了越人这样的禀性。

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对越文化传统表现出了有意识的了解和接触,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主动的越文化认同感。冯雪峰(1981)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根据鲁迅本人的自述,别人的追记,以及我们已经得到的材料,我们现在已经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鲁迅在这十二个年头中读了不少的中国古籍。他不仅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并且每每有新颖的见解,而对旧的观点和封建的宗教社会的传统的伦理观念,常有敢于持异见的勇气。同时在所谓正统的经、史之外,对野史和杂集之类是有特别的兴趣。因此搜寻、阅读以及抄录也特别的勤快,而且,少年鲁迅也曾经勤于寻访绍兴的文物遗迹,抱着诚敬爱慕、敬仰的心情去对待绍兴府属的先贤们。而对于这些先贤中的有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诗人、文士与学者的著作的搜寻也更为热诚。”

这种对越文化传统的主动了解、接触,使鲁迅对越文化的认同感极强。鲁迅在晚年致黄莘荪的信中,就以越人自居,并多次强调“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他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又感叹“会稽往往出奇士”(鲁迅,2015a),对越中先贤的赞叹是溢于言表的。他又有感于“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陨落”(鲁迅,2015a)以会稽书肆概括中国文章,认为家乡书肆的没落状况,可概括见出中国文章的陨落,这又是对越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的表现。因此,鲁迅广泛搜集有关会稽的史地佚文,汇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并于1915年印刷发行,这既体现了鲁迅对越文化传统的认同,也是他对越文化的贡献。

除了主动地接触越文化,少年鲁迅还受其祖父周福清(号介孚)的影响。介孚公,为当时有名的翰林,才学不错,但恃才傲物,与时宜不合。他在仕途中,无论是外放时,还是在做居京的京官的时候,都不很得意,故牢骚很多,有名士气,时常骂人,骂人的风格很有绍兴刑名师爷的习气。周作人曾说介孚公的骂人,是家里人最痛苦的事。这也是导致了鲁迅从少年时就有孤独抑郁的心境的一个原因。而介孚公对子孙要求的苛刻,对子孙的教育的干预,都以越人士大夫的家风影响着鲁迅。1899年11月,鲁迅在江南陆师学堂恭敬地抄录完毕介孚公手书的《恒训》一卷(《恒训》的内容是关于治家的种种格言,其中有周氏家族兴衰历史的家鉴)。

古越传统文人对鲁迅的影响最大的是东汉末年的王充(会稽上虞人),他的思想风格和鲁迅最相似。王充著《论衡》,无视孔、孟、墨、道各家的思想权威,通过尖锐和犀利的分析,剥去他们的外衣,暴露各家显学的弱点,倡“疾虚妄”“归实诚”;在文学上,强调文章的实用价值,反对虚妄,重文学的独创性和个性,主张华实相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以达到文学“劝善惩恶”的目的。这都与鲁迅的大胆揭露“礼教吃人”的本质,和身体

力行、以文学疗救国民的魂灵的观点一致。同时,《论衡》在文字的尖锐、犀利方面,又与鲁迅的杂文风格一致。尽管“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讥讽鲁迅兄弟有“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但毋庸讳言,鲁迅的杂文的犀利泼辣,的确有这种传统文风的影响,并在鲁迅的诗歌中也有体现。这种文风,犀利、坚韧,精细而又显刚性,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评之为“冷隽尖刻”。影响在鲁迅的诗歌中的,如《赠邬其山》《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教授杂咏》等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诗中辛辣的讽刺、直斥现实的勇气,都体现了鲁迅在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犀利泼辣的风格,令人赞叹!

越文化传统对鲁迅的影响,还有越人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越之先贤,多以天下为己任。明代的徐渭在绍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大名不可能不为鲁迅所注意。徐渭为不第才子,怀才不遇,只得入胡宗宪幕府做师爷,但他“位卑不敢忘忧国”,曾亲自深入前线,研究抗倭之法,并屡建奇功。又比如徐渭更早的南宋诗人陆游,其爱国热情至死不渝。爱国、爱家,以天下为己任,这些都是越人的优秀传统,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的《自题小像》中誓言“我以我血荐轩辕”、《自嘲》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这种爱国情怀、积极入世精神的由衷表现。

章太炎是鲁迅所最钦佩的老师,对鲁迅的爱国精神也有深刻的影响。鲁迅认为“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对老师的革命爱国精神的赞叹是由衷的、充满激情的。其他如王思任、张岱、章学诚、李慈铭等,也都为越人中的佼佼者,都或多或少地对鲁迅有所影响。

另外,鲁迅在外求学、谋生时同乡观念也很强烈,其青少年时期所处的同乡交游圈,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日本东京时期,鲁迅结识了许多绍兴及浙江老乡,如许寿裳、范爱农、陶成章等,且于1902年11月与许寿裳、陶成章、厉绥之、张邦华等浙江籍留日学生101人在东京组成了浙江同乡会,并出版月刊杂志《浙江潮》。在北京期间,鲁迅有一段时间还住在绍兴会馆,接触的大多是以绍兴同乡为主的浙江人。这些交游和经历,都使鲁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越文化传统的熏陶、影响,并成为他思想及性格的基础。

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越文化的学习和浸染其中,鲁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撰著了如《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著作,在考据、校录及古籍整理中也体现了扎实的传统功底,并使鲁迅在新旧文化、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之中底气十足,功绩斐然。其所创作的旧体诗歌,也使我们看到了鲁迅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无论在表达爱国爱乡、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反对黑暗统治、反抗权势等方面,还是在表达个人的情怀,如赠别、友爱方面,都体现了这种继承和发扬;同时,又能不落窠臼,张扬个性,体现了冷峻尖刻、幽默讽刺的一面,并于极冷静的写实之中体现出极其火热的感情,犹如冰水之中包裹着烈火。

2. 鲁迅的诗歌创作受到了《楚辞》的影响

中国诗歌的源头在先秦。先秦诗歌有两大高峰,一是以《诗经》为大宗,一是以《楚辞》为代表,其共同的源头为先秦歌谣,此后以“诗”“骚”二体,影响着后世诗人,衍演为中国数千年的诗歌传统。鲁迅的诗歌主要受到了《楚辞》的影响。

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教育和熏陶,并且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书香礼义之家,所以鲁迅于旧体诗歌的写作,其出发点应是一种传统文人士大夫情调,他的写作旧体诗歌,是一种表达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的方式,是一种审美爱好和生活趣味,用鲁迅的话来说,这也是“积习难除”之一种。这种“积习”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出世入世之间,或为仕途之手段,或为酬酢之方式,其中有抒情言志,有抒发愤懑,有情深意切。

鲁迅早期的旧体诗歌的写作,就有这种“积习”的表现,在应和唱酬之间,有传统文人情趣的表现,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在1900年写的《莲蓬人》:

芰裳苕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
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瀼瀼。
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

这首诗歌咏赞美荷花的果实莲蓬的高洁的气质,很明显受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1900年8月4日,在南京的鲁迅托返乡亲戚捎书给家中诸弟,内有张伯行刻的《周濂溪集》4本),但它表达了文人士大夫的情趣,以香草美人寄托自己的高情雅意,体现了中国骚赋文学传统的主题和情调。这种崇尚高洁的情调,和爱国思乡、抒情述怀等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和情调一样,在鲁迅的旧体诗中占相当的比重。《别诸弟》组诗,则表达了兄弟惜别之情。又如鲁迅后期创作的诗歌,有些是赠人之作,有些虽非专为赠人而作,但写好后以条幅的形式赠人,也是传统文人情趣的表现。那些赠人的诗及条幅,应日本友人的索求为最多,又有应友人如郁达夫、许寿裳、柳亚子等人的索求而写作或书写的。而鲁迅自己也对中国传统诗画有浓厚的兴趣,他收集古代艺术品、今人字画,这都是传统文人情趣的表现。创作诗歌、收集诗画以及题咏赠人等这些能体现传统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行为,对于鲁迅来说,也不失为一种业余怡情的、积极的休息之法。

中国传统文化对鲁迅诗歌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屈原的影响。鲁迅早年就喜欢屈原的作品,在日本弘文书院时,除了阅读大量的日本文的西方文学书籍外,就是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并对许寿裳说:“《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许寿裳,2015)

鲁迅的《祭书神文》作于1901年2月,此骚体诗文辞典雅,想象丰富,体现了与钱神绝交、矢志读书的浪漫而清高的情怀,明显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又如《无题》诗:

一支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
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

此诗全用屈原辞赋中的意象,从诗的表层意思来看,是歌咏赞美屈原的;从此诗的深层意义来看,鲁迅通过屈原的“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孤独的情怀。在这一点上,鲁迅和屈原是相像的。鲁迅其他的诗如《自题小像》《送O.E.君携兰归国》《湘灵歌》《送增田涉君归国》《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等诗,不但在遣词造句上学习屈原的辞赋,而且在诗歌的意境和意象的创造上也学习屈原。

在屈原之后,凡受到楚辞影响的古代重要诗人,都成为鲁迅诗歌所取法、学习的对象,如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龚自珍等。鲁迅在青年时代曾喜欢李贺的诗,并与其弟周作人购买了《李长吉昌谷集》;1911年还曾致信许寿裳,托许代为寻购李贺诗集。鲁迅在1935年致日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道:“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他的诗晦涩难懂,正因为难懂,才钦佩的。现在连对这位李君也不钦佩了。”李贺的诗歌,在反映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如反对藩镇割据,抨击宦官专权,揭露官僚豪奢,讽刺皇帝求仙,同情人民疾苦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在抒发个人壮志难酬的情怀、发泄抑郁的情绪时,则表现为感伤和愤激。李贺的诗继承了屈原辞赋的浪漫主义精神,在艺术上大胆创造,别开生面,并致力于命意、造境、炼句、设色,具独特的艺术风格。其诗缺点是有时过于晦涩难懂,但却想象瑰丽奇诡。李贺的诗,杜牧评论为“骚之苗裔”,与鲁迅的诗歌风格是相通的。李贺的诗在深沉浓烈的感情之中,充满阴暗的色调,并稍显奇耸的美,鲁迅的诗歌在李贺诗的影响下形成了深刻、沉郁而苍凉的韵味。李贺为浇胸中块垒,抒所积的不平之气,多表现出愤激和痛心的心情,在这一点上,二人是相通的,但鲁迅摒弃了李贺的悲观、孤寒的内容及晦涩难懂的艺术表现手法。鲁迅的《无题》诗,是其诗中较能体现李贺诗风影响的一首:

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
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

李贺的诗在炼句上颇下功夫,故其诗多有名句,发唱惊挺,耐人吟咏,如“雄鸡一声天下白”(《致酒行》)、“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等。鲁迅的诗歌中的名句也为时人所称道,亦可见其锻字炼句的功夫,如“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血沃中原肥劲草”(《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

题·万家墨面没蒿莱》)等。

至于其他的古典诗人对鲁迅的诗歌的影响,有的注家认为鲁迅的诗歌受到了龚自珍、陆游、李商隐、杜甫等的影响,这也是有可能的。作为一个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教育的人来说,对于古代诗人作品的领会和歌咏,终至于融会贯通,汲取各自的精华,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也是顺理成章的。

关于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所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据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回忆,认为是受了魏晋文章的影响,并说刘半农曾以“托尼思想,魏晋文章”评价鲁迅,鲁迅先生并未反对。这从鲁迅的诗歌中,我们也可约略窥见这种影响的存在,他的诗歌受到魏晋诗人,特别是建安诗人的影响,亦具悲凉慷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毕竟,在魏晋的时代氛围和鲁迅在杂文中所揭示的时代氛围,具有相同之处,那是一个言行受到压制的沉闷的年代,鲁迅深深地体会到曹植、王粲、阮籍、嵇康等人在诗文中表现的情感。

3. 鲁迅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民不聊生的现状,使得首先清醒的爱国人士在黑暗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鲁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在民主、民族、人文思想方面启蒙、开拓,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鲁迅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他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首先推崇具有反抗精神的摩罗诗人和诗歌,但鲁迅写作的诗歌不多,现所收集到的有71首(包括组诗,笔者将组诗计为1首),其中旧体诗歌51首,占绝大部分(旧体诗的创作可以说是伴随鲁迅的一生的,但其中有两次很长的时间间隔,其间没有写诗),其他为新诗和打油诗式的民歌体的政治讽刺诗。这些诗歌大多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表现了鲁迅深沉的爱国情感和民主、民族思想以及孤独的战士的形象。

根据鲁迅诗歌创作的年月,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

前期是从1900年至1912年。这一时期主要包括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日本留学时期和回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的时期。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不多,计有旧体诗8首,新诗和讽刺诗1首。诗歌多为述怀言志之作,有对家道中落的感慨,有对兄弟情深的表达,有清高自守的述怀和爱国的慷慨热情,以及对友人的不幸的哀悼和愤慨。在创作手法上,大多严守格律诗的规则,遵守格律和用韵。在这一时期,鲁迅的传统文人趣味的表露是很明显的。

这一时期的诗以兄弟唱和、以诗言志的特征较为明显。《别诸弟》《别诸弟三首》表达了作者只身去异乡求学时,对兄弟的思念之情和独在异乡的孤独情怀,表达了“兄弟怡怡”之情。《莲蓬人》和《祭书神文》则表达了作者清高自守、志趣高洁的情怀。《莲蓬人》赞颂了莲蓬出淤泥而不染,傲立严寒之中的高洁形象,是作者的自况;《祭书神文》则对少年鲁迅及其两位弟弟来说,是神思俊逸的千古奇文,表达了兄弟们以读书、爱书、敬

书,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高志趣,全诗以骚体形式,以丰富的浪漫主义的想象表现出来,深得屈原辞赋神韵。《庚子送灶即事》表达了对家道中落的感慨。《惜花四律》是一首唱和之诗,表达了爱花惜花之情,文辞典雅。《哀范君三章》则表达了对挚友英年早逝的不幸的哀悼,以及对世态炎凉的愤激之情。《宝塔诗》是一首在形式上创新的新诗,讽刺了日本成城学校的清国留学生,他们把辫子盘在头上,呈宝塔状,在日本留学时表现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态。鲁迅的这首诗从形式到内容通过对这种神态的描写,笔触辛辣而又不失幽默。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诗作是《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题小像》一诗,是鲁迅的述怀之作,表达了诗人立志报国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慷慨激昂的感情。“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了作者一生的座右铭,为鲁诗名句,大大激励了后人。此诗用典深曲,又受屈原《离骚》的影响,虽然在诗意的理解上,后来的注家多有不同的诠释,并对其创作的年月也有不同的见解,但丝毫不能改变后人对作者在此诗中所包含的爱国热情的理解。从这首诗中可见出,鲁迅前期的诗的内容,从兄弟唱和、托物言志、愤世叹时的文人士大夫式的思想感情的表露,发展到对国家民族的献身情怀,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到个性解放的追求,进而达到了要唤起民众、疗救国民灵魂、拯救国民的高度,并敏感地感受到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感受到了民众的麻木和“故园”的黑暗,这都体现了作者早期思想的升华。

后期是从1918年到1936年。在前期到后期之间,作者有6年的时间没有写诗(或者是后人没有发现,并且鲁迅本人又没有相关的记录)。后期的诗歌创作,鲁迅是从诗歌的形式和语言的革新开始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诗歌革命,是从胡适的白话诗的“尝试”开始的。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这是《新青年》第一次刊载新诗,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次发表新诗。之后,《新青年》第四卷刊载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3个人的9首新诗,并最早显示出了用白话写新诗的实绩来。鲁迅也加入新诗开拓者的行列,在1918年5月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他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等新诗。鲁迅后来回忆当时《新青年》的写作新诗的情况,他说: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1915年9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赅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

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鲁迅,2005d)

这可见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新诗写作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新诗同鲁迅同期的小说、杂文中表现的思想一样,分别探讨了鲁迅那个时代所迫切需要探讨、解决的人生的现实问题。1918年5月写作,并发表在同一期的《新青年》杂志上的3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分别探讨了梦与希望、真的爱情、人与人之间平等及正确对待批评等的问题,用极口语化的语气直白地写来,虽显幼稚,但运用了隐喻、象征等技巧;虽明显地具有以诗说理的倾向,却寓有丰富的哲理性,耐人寻味。在《他们的花园》一诗中,鲁迅暗喻了时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和“盗火者”的悲哀境地;《他》探讨了爱情和自由的问题;《人与时》是一首探讨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态度问题的诗,哲理性较强: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在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应采取怎样的人生态度,鲁迅在这里通过明白如话的语言,做了明确而独特的答复,即人生要着眼于现在。

鲁迅的新诗写作,是与当时的新诗创作者采取同一步调的。因为一方面要极力冲破旧体诗的桎梏,一方面又要急于在形式上得到创新,所以大多新诗创作者只是用白话来入诗,有草创和新解放的痕迹,形式上也不是很成熟,只是在思想表达方面反映了当时民主和科学的革新意识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潮,提出了那个时代最迫切需要探讨、解决的人生的现实问题。即便如此,鲁迅在这一时期对诗的形式和语言的大胆探索,虽存在以诗说理来探讨人生的问题的迹象,在意象营造、诗歌语言和内涵方面也缺少一些深层的蕴蓄美和表现力,却以新诗创作的实际行动和丰硕的成果,给新文化运动树立了榜样,和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人都是新诗创作的先驱者。但鲁迅认为自己的这些新诗“幼稚”,所以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

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鲁迅,2005)

这一时期的旧体诗歌的创作,可说是成果丰硕。特别是从1931年到1935年的短短5年间,鲁迅写了近40首旧体诗,其中的名篇也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其思想和艺术均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创作手法上,不拘格调,无论是用典,还是炼字造句,都是信手拈来,成熟圆融。作为一个清醒的文学家、思想家,对国家和民族、民众的命运的关注、对政治黑暗的大胆揭露,成为其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诗或直白大胆,或深沉含蓄。直白大胆的如《赠邬其山》,诗云: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此诗写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20年间,政客们的丑恶行径。他们一旦失势则或称病,或读书;一旦上台则又露出狰狞的面目,杀人如麻;再次下台,则又宣称遁入空门,露出假慈悲忏悔的虚伪嘴脸。《题赠冯蕙熹》一诗也揭露了军阀统治者杀人如麻的暴行。其他还有如《二十二年元旦》《无题·禹域多飞将》等诗。

深沉含蓄的风格则表现在对于统治的黑暗的揭露和描述,鲁迅用沉痛象征的笔法写下了“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殒”(《赠画师》)的名句。尽管政治是如此的黑暗,但作者并不灰心,如《无题》: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上联表达了作者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野草》语)的强大的力量和对未来必胜的信心。下联则描写了政府当局政治没落的现实。两相对照,显示了作者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在鲜血淋漓中看见了希望。又如《无题》: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1933年1月,日本侵略者相继攻陷山海关、热河,华北危急。这时,政府却准备放弃北平,将北平的重要文物迁往南京。为此鲁迅写下了《学生和玉佛》《吊大学生》两首诗进行了尖利的讽刺,抨击了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在黑暗统治和对文化的严酷的恐怖政策高压下,文化界出现一片萧条、寥落的状况。鲁迅的诗歌对这种状况多所表现。如《湘灵歌》: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
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

诗的前半部分描写了统治者对革命者的残酷虐杀,后半部分描写了文坛寂寥的现状。这首诗深受屈原《离骚》《九歌》的影响,借用湘灵的所见、所闻,用比喻、象征手法刻画了统治者在军事、政治、文艺上的残酷虐杀和打压,使得大地成血腥的屠场,文坛成寥落荒丘的现实。全诗沉郁愤激,诗中血染湘水的景象令人震惊,使人印象深刻。关于描写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的寂寥状况的诗,还有《送 O. E. 君携兰归国》《无题·大野多钩棘》《偶成》《题〈彷徨〉》《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等。

除了严酷的书报查禁制度外,统治者对进步人士和作家的残杀也是变本加厉的。鲁迅的友人如杨铨、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丁玲等人惨遭杀害或逮捕(丁玲被逮捕后,鲁迅曾听说丁玲已被杀害),鲁迅沉痛地写下了《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悼杨铨》《悼丁君》等诗。《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于悲痛沉郁之中见愤怒,读来又觉得哀婉动人: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缙衣。

这首诗沉痛地哀悼了柔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于泪眼依稀中见到了慈母的白发和眷眷之心,也看到了强盗们的狰狞的面目。吟罢而无写处,只得长歌当哭,其情何哀!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这次战争对鲁迅来说可谓是近在咫尺,他的家也受到了枪弹的打击,鲁迅为此避难多日。在他的诗中,对这次战争给自己及亲友和中国百姓的侵害作了描写,如《赠蓬子》《一·二八战后作》《所闻》《题三义塔》等,此外,描写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的,还有《赠人》等诗,这些诗都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给民众造成灾难的同情,对战争的谴责。在《题三义塔》一诗中,作者写道:

奔霆飞燹殄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诗的前半部分写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伤害,并殃及禽鸟的状况;后半部分写了侵略战争终将激起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誓死反抗,在末句中则表达了作者的宽广胸怀,认为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终将共弃前嫌,继续一衣带水的情谊。

对于残暴者的怒目冷对,对于家人、亲友和人民大众的殷殷之情,在鲁迅的《自嘲》一诗中得到深沉而热烈的表达: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在运交华盖、漏船中流的危境之中,作者犹自心怀天下,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继续实践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令人感叹。同样,在鲁迅的诗中有对幼子的护犊之情,如《答客诮》;有对相濡以沫的妻子的深情,如《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有对挚友的关怀和期许,如《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等,在这些诗中,无不表现了对仇者恨、对亲者爱的深情。

这一时期,鲁迅创作的对政治时事的讽刺,对文坛怪象的讥嘲的诗歌,也很有特色,这些诗大胆辛辣,直言痛斥,充分表现了鲁迅“冷隽尖刻”的杂文风格。这些对统治者的政治丑剧和政客争权夺势的丑态的揭露,还表现了作者的大无畏的精神,如《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诗,是根据当时报章对时事的报道文字,鲁迅敏锐地抓住典型性的细节,对国民党四大、四届一中全会中政客们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互相拆台的丑剧进行了生动的描写,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这几首诗和他的杂文一样,如匕首、投枪,深刻针砭了时弊和政治黑暗,是鲁迅力图唤醒民众的思想的体现。

对于社会的和文化教育界的怪现象、怪调,鲁迅也以“砭痼弊取其一端”的方法进行尖利的讽刺。《我的失恋——拟古的打油诗》讽刺了当时文坛盛行失恋诗的现象,讽刺了无真爱导致的失恋的现象;《替豆腐伸冤》和《吊卢骚》则讽刺了教育界的怪现象,分别讽刺了以杨荫榆和梁实秋为代表的教育界人士;4首《教授杂咏》,通过对4位教授钱玄同、赵景深、章衣萍、谢六逸分别在教育和教学、翻译、编辑出版等方面暴露出的弊病和言论,进行了尖刻的讽刺,亦庄亦谐,幽默风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赠日本歌人》则讽刺了文坛演艺界的媚俗现象。

鲁迅的诗,有些是赠人述怀之作,其中有文人士大夫的情趣的表露,更有鲁迅一生孤独的情怀的表露和抒发。关于传统文人情趣的表露,在鲁迅前期的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表达。在其后期,这种情趣在诗歌中的表现则显得成熟、深沉,也不再囿于个人情怀的简单流露。《送增田涉君归国》回忆了自己在日本求学时的“华年”,其中的感慨寄寓在对“扶桑”风光的描写之中,此时的鲁迅的心情是明朗的。又如《无题·故乡黯黯锁玄云》表达了对故乡的怀念,《无题·皓齿吴娃唱柳枝》则是对过去旧梦的追忆,二诗含

蓄蕴藉,深得古诗的韵致。

孤独情怀,是伴随鲁迅终生的。鲁迅从小就感受到家庭“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过程中的世态炎凉,感受到家道败落过程中族人的势利。再加上祖父长期在杭州大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作为长子的他,过早地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使他的孤独情怀得以萌发。后来,鲁迅在南京求学、日本留学期间,广泛接触西方进化论思想、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使鲁迅的思想文化观念“开始迅速地成熟起来,使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完从传统向现代进行转换的精神历程,获得新的文化创造的灵感和原创动力。因此,这种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性质的转换与意识构成的‘超前性’,就使鲁迅与整个中国社会实际滞顿状态之间,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对立状况,表现出一种早年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激昂的崇高理想,与淹没在黑暗、腐朽、愚昧、落后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相‘脱节’的孤独意识。”(黄健,2001)因此,鲁迅在《坟·文化偏至论》中,意识到并引用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段话说:“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又说道:“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种孤独的情感体验是悲凉而崇高的。

这种孤独的情怀在鲁迅的诗歌中也有深沉的体现。如《无题》: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
深宵沈醉起,无处觅菰蒲。

这首诗既有传统文人士大夫对归隐荒村的闲适生活的追求,又有无以为家的孤独情怀的表露。又如《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此诗中“无处觅菰蒲”的感慨依旧,鲁迅的挚友许寿裳评此诗:“此诗哀民生之憔悴,状心事之浩茫,感慨百端,俯视一切,栖身无地,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许寿裳,2017),这的确是知音之语了。这是鲁迅写的最后一首诗。

在《题〈彷徨〉》一诗中,鲁迅写道: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诗中所表现的,正如鲁迅在《野草·这样的战士》中所刻画的处于无物之阵中战士的形象:虽孤独而战斗不息。

鲁迅后期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黑暗现状,表现了作者一生的战斗经历和心路历程及内心感受,表达了深沉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民生的思想,堪称“诗史”,是现实主义诗歌的典范。

至于鲁迅在诗歌中所体现的艺术风格,则在上文中都已说到,兹归纳而言之,则有:第一,倪墨炎先生在《鲁迅旧诗探解·序》中所概括的“博厚而深刻,沉郁而愤激”,笔者认为准确的,鲁迅的诗即事抒感,以小见大,抓住典型事件、典型形象和典型环境,通过精炼、深刻的表达,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和深沉的民族爱国情怀,情感深沉炽热,而又显愤怒、激越,在诗歌中融入了强烈的自我意识。第二,在针砭社会和政治黑暗的诗歌中,既体现了“冷隽而尖刻”的讽刺,如《替豆萁伸冤》《教授杂咏》等,而又有幽默诙谐的一面,如《我的失恋》;诗中有直白大胆的揭露,如《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体现了诗歌中的杂文笔法,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政治性,使诗歌如匕首,如投枪,笔锋犀利,战斗性极强。第三,深受屈原辞赋和《楚辞》的影响,无论是利用骚体,还是使用“香草美人”的比喻,都体现作者对屈原《离骚》《九歌》等的学习和吸收利用,并以屈原的独醒的形象寄寓了自己的孤独情怀,如《悼丁君》《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无题·洞庭落木楚天高》等;同时,鲁迅还广泛吸收、学习受屈原和《楚辞》影响的诗人,如李白、李商隐、李贺、龚自珍的创作手法,在艺术上大胆创造,别开生面,并致力于命意、造境、炼句、设色,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第四,由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和统治者残酷的高压政策,鲁迅在诗歌中不乏对社会的揭露性描写,体现出含蓄深厚的风格;有时用双关、象征和比喻的手法,并引用典故,如《湘灵歌》《赠画师》等;有时又用反衬和对比的手法,如《悼杨铨》《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等诗。第五,诗句中对所要表达的感情和思想进行高度的概括,又常发唱惊挺,以豪语新意入诗,寓精深透辟的议论于充满感情的叙述之中,具有意义深远、体味无穷的特点,如“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第六,如许寿裳先生所归纳的,在旧体诗中运用口语入诗,如《自嘲》诗中“碰头”“管它”;《二十二年元旦》中“到底”“还是”等。在白话诗和政治讽刺诗中有时运用方言,使人读来朗朗上口,而又能使人于讽刺中体味到趣味,如《“言词争执”歌》《公民科歌》等。

由于鲁迅是从旧阵营中出来,以旧社会的“逆子贰臣”形象出现的,所以他的深受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影响的旧体诗歌的创作,在同时代人中,成就是很高的。柳亚子评鲁迅的诗:“追踪汉魏,托体风骚,实在和太炎先生差不多是异曲同工吧。”鲁迅的另一塾师寿洙邻(寿镜吾之子)评曰:“鲁迅绝少作诗,偶一为之,戛戛独造,硬语盘空,却少和婉之气。”郭沫若先生也赞许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独怪,或则肝胆照人。”至于鲁迅的白话诗,在哲理中抒发了浓郁的情感,在写法上又有欧化的创新,其在白话新诗上的大胆创新,以其坚实的创作实践,在新文化运动中也作出

了巨大贡献,朱自清先生在编辑新诗集时,还收录了鲁迅的几首新诗。他在《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

同时,鲁迅在诗歌理论方面的见解也高屋建瓴,强调诗人对社会的关切,提倡诗歌应易唱易诵、言之有物,对事物冷静观照,他的诗歌创作,也是他诗歌理论的体现。

参考文献:

- 冯雪峰,2016. 冯雪峰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56-257.
- 黄健,2001. 意义的探寻:鲁迅意识结构的多维透视[M]. 北京:作家出版社:62-63.
- 鲁迅,2005a. 致许寿裳[M]//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331.
- 鲁迅,2005b.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M]//鲁迅全集:第六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545-547.
- 鲁迅,2005c. 致山本初枝[M]//鲁迅全集:第十三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612.
- 鲁迅,2005d.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鲁迅全集:第六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38.
- 鲁迅,2005e. 集外集·序言[M]//鲁迅全集:第七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4.
- 许寿裳,2015. 亡友鲁迅印象记[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7.
- 许寿裳,2017. 《鲁迅旧体诗集》跋[M]//鲁迅传. 北京:九州出版社:181-182.

作者简介:

林伟,字心斋,男,1969年11月生,浙江镇海人。1988年9月考入浙江大学原中文系(现为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著有《鲁迅诗歌注析》《唐弢年谱新编》《唐弢评传》。现为镇海区作协主席、浙江省辞赋学会会员、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浙江省鲁迅研究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